

呵棗
凍林
漫藝
筆簣



棗
林
藝
簣

談
遷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棗林藝簣（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棗林藝簣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棗林藝簣

明 海甯談 遷儒木著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勿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爲基。無雕橡斷棟。五采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閒。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僞者真東家邱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僞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起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奄藹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刺史敬素立石。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咸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中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舜偽於陵子。

嵇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嵇叔夜手蹟。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認。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願凱之畫其一。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地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搆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可辨字。

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磬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傳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頃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其養勞費其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雖言之易曰古之聰民審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謹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臺

朱文公大學本義臺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家三三賓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後智井得鐵函重櫝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連手自繕寫刊于義門書塾丙戌歲錢某于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建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道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洪見卽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豆芽菜賦

蒙城陳崑，荈賢良方正，考選試豆芽菜賦，崑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翌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俯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饒人作俑，庖人之初，曰獻曰樹，曰筴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脰豹胎之鼎，熊掌蛇峯之廚，畢卓持螯之樂，何曾鵝掌之殊。蕈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醅鯖餘，所吳中之鱸，釣松江之鱸，驚饌施麥，雪蛆侑俎，藪蒲羞鼈，芥醬燂臠。至若橙黃而蟾蜍實，荻綠而河豚浮，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之鷄，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酌，豔曲吟吾，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薇，南山採薇，桂萱堂北，稽芹澗溪，烹綠葵之嫩葉，饒白薤之芳蕤，補羸杞，移繁蕪，磨菇縷分，勝鴨脚，波稊寸斷，復蹲鴟，甜糟子薑之掌，沫醢新筍之絲，梭魚孕子，苦肺乳鬚，輪菌九沸，山藥三炊，漢家邱嫂之饌，冰壺先生之齋，至若錢塘之茭白，商山之紫芝，大宛之苜蓿，二蜀之鷄栖，揀擇加精，調而得宜，香聞爽臆，味適舒用，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溢厥頤，顧翳桑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飢，視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爲？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爲異，而不知近之爲奇。主人瞠焉詰塞，拱手噉嘻曰：然則子所言奇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才長，珠莖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墊，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筴之汁，數致而不窮，屢餐而不斂，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冥之于

齒牙。齏矣。憲臺之達。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廩食。至于滌清觴。漱清臚。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嘆曰。得非市之所鬻豆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遠矣。毋語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勿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爲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卽揖謝。于于而退。

周敍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敍。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功敍曾大父以立。元驚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敍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勘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莆陽勘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格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辨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

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干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神。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虛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韻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爲明者亦不得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下。平。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寧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冬東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哲不得哲耶。今人因前人

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今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象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輩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恨。謝病。復歸中條。與入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任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疑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同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進之。圖咸疑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惜。

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爲相。臣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愼。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顯於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遜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特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朱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其具。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

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湔洗爲罄牙爲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尙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繁萬曆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譁末年吳興凌氏等又專刊殊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卽事見道風雅詠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書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真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閒有微文未加點噉近常熟錢氏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侯公據李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偶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玷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靜也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沂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二謝

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牽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盛衰。粗材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詩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剏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訕。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徒之戈。俊逸初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飭。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卽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瀾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貲宋元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想。自遠舍筏之論。昌黎左右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人言無當。矯評輕毀。箴爲膏肓。尤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語。宏正以後。譌謬之學。流爲種智。後生面目。倘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篆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榼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潯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時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詠時苗還贖事。有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之句。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甯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宵夜過其家。從容懷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成鴻爪集四軼云濟南李攀龍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大僕者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會參殺人之誤良不虛也

兩京賦

訓導□□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甯余光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曾作太監雲奇傳雲奇洪武閒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選壯士兵甲伏屏幃閒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誤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甄修福州府誌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料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也割之自人則世人不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尙書本朝